

港人眼光的下一屆特首？

思旋天地

思旋

政治與經濟密不可分，管治階層的變化，亦會影響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將於明天就職，舉世對其管治能力和外交能力有所保留，有待其表現確認。英國首相文翠珊昨日發表脫歐宣言，這位英國第二位女強人，表現亦有待時間證明其功績。

港人眼光聚焦在香港，三月二十六日將由選舉誕下一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，毫無疑問當下城中最熱門的話題，就是競猜誰是摘冠者？事實上，中央已指出行政長官的條件，而坊間近日亦有有心人表示積極考慮角逐參選。退休法官胡國興率先表示有意參選，亦積極備戰中；還有女強人葉劉淑儀接踵表態，表示有意參與角逐。兩位的能力和愛國愛港精神，毋庸置疑。

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先後請辭，並在周一同時獲中央批准。兩名前司長曾先後正式或非正式表態有意角逐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。論能力才華，兩名前司長不相伯仲；論政商人脈，兩人各有千秋；論民意，其實只是一個在特定時段可升降調整的數字；但若論責任感，林鄭月娥前司長讓香港市民看到她對社會的承擔。作為前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，並具有三十多年的豐富行政經驗，對施政可謂駕輕就熟，憑她的經驗和人脈資源繼續服務香港，絕非難事。林鄭月娥情深義重，已公開正式表態參選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，社會反應及民意擁護之聲此起彼落。至於曾

俊華前司長，在執筆時仍未見他正式公開參與下屆特首選舉，相信不久將有消息令港人有所知曉。曾俊華前司長理財有方，盡責為港人，遺憾的是，有人竟指他是守財奴。

除了過往曾掌管的社福和規劃發展的兩大範疇外，林太對科技、教育和文化界建樹良多。近日的深港河套區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」及撮合興建香港文化故宫博物館，林太功不可沒。科技和文化將是未來香港兩大產業支柱，造就大量工作崗位和機會，為年輕人職場規劃帶來新出路和希望。

香港需要的是一名有抱負、有遠見的行政長官，一個真正的人才需要各種歷練，體恤民情才是香港人所需要的父母官。但假如只是面面俱圓，以慷他人之慨作為政績或鋪設自身前途的籌碼，則難以服眾，若香港問題能單純以派錢解決，則已不是問題，也不需要能幹的官員了。

林太具備愛國愛港、中央信任、港人擁護、具豐富領導經驗和人脈的四大條件，是一個有承擔及已有充分準備的人選。



■林鄭月娥日前表態會角逐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。

萃袖乾坤

連盈慧

我們這一代，自幼接受繁體字教育，下筆為文，自然慣用繁體，至於簡體字，也不用怎樣刻意學習，多看內地書刊和親友來信及今日鋪天蓋地的網上留言，漸漸就看得懂了。

而且就算是「繁體人」，有時寫起便條，記錄一些要事，為了節省時間，也不自覺用到簡體，感覺上簡體像速寫也像草書，如果不執著字形結構，在傳送資訊時，仍有它不可抹煞的實用價值。可是假如寫兩句座右銘，寫一段詩文，繁體字帶出圖像的美感，也真的十分迷人：比如「中國夢」活動那個寫在幾米長條幅的繁體「國」字，裡頭有人口/有護國的干戈，多麼扎實/豐富/漂亮……

一字兩制，看情況活用，時繁時簡，也很有意義。對兩種文字的極端善惡，真的沒有什麼必要，反正都是中文，有什麼好爭論，簡體字存在了好幾十年，內地成長的中青年成了習慣也有了感情，沒理由消失吧。視繁體為「煩體」，甚至譏為戀屍成狂，視簡體為「殘體」都是無謂的意氣之爭，何況簡體字也

平心論繁簡

有來自甲骨文和篆書，如實/與/麗/啟……甚至還可以簡到圓字寫成O，可見不少繁簡字都來自同一血緣。一字兩寫，也不過好比外文大小寫，繁簡並存，本來也沒有什麼難易之分，至於「後后」、「再在」、「裡里」的混淆，只要稍加留意，細心研究一下，問題也很容易解決。繁簡絕對不是什麼兩種不同語言，只需兩者同時多看看多對照，也不用花太長時間學習，憑文章句子意會明白過來之後，還有說不出的興味。

認識繁體，主要從美學觀點欣賞會韻造字的心思，從而了解六書的妙趣，可說是淨化心靈的教育，而且也有助我們在寫字時增加學習的興趣；我想古人在造字過程中，有如畫家作畫那麼自得其樂。



■「中國夢」活動中寫在幾米長條幅的繁體「國」字。 作者提供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繼第一夫人米歇爾哽咽後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回到原居地芝加哥來一場感性告別演講，除了感謝國人和家人的支持外，他特別提到拜登，把這位比他大十九歲的副總統稱為「來自斯克拉頓的淘氣小子」，指「我是我首先想到且從未懷疑過的最佳拍檔」；並說，和拜登一家的友情成為他生命中最快樂的事之一。

回到華盛頓之後，奧巴馬再為這位副手製造驚喜，在沒有預告下突然向他頒授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，令七十四歲的拜登老淚縱橫。

而拜登在接受電視訪問時也憶述他倆的深厚友情，感激奧巴馬對其子女甚至孫女的關心，尤其提到當奧巴馬得知其長子患血癌而可能要賣房子治病時，不但第一時間趕到醫院看望，之後也多次安慰這位父親，叫他別賣掉房子，承諾借錢給他……拜登承認「愛是雙向的」、「我愛他」。

奧巴馬是在金融海嘯後上任總統的，面對的困難可想而知。以「Change」和「Yes, we can」上台的他想給美國人帶來「改變的希望」，但任期滿了，「改變」了多少？「希望」實現了嗎？他的執政功過留待專家評說，也待時間驗證。

然而八年來，他的人格卻沒受到質疑過，也沒被傳媒揭露過甚麼排間或醜聞，反而表現出對弱勢社群的關懷。

有人說，政客的眼淚是鱷魚之淚。有統計指出，善感的奧巴馬任內公開落淚就達十四次之多，包括競選中知道養育他的外祖母逝世時、在出席槍擊案紀念活動中，以及在民權教母葬禮致詞時等，然而，畫面所見，你很難說他假惺惺。也有人罵他任內擊殺拉登，太冷血，但站在他的國民的角度，那是「正義之舉」。

這跟他的成長經歷有關，來自弱勢社群，兼具多元文化和多種族背景，他在年輕時受過歧視，也曾經頹廢，幸好沒因此沉淪。所以，他對窮人、邊緣人或少數族群難免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同理心，願意去了解這些人，且不说備受抨擊的醫療改革計劃，他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公開支持同性婚姻的總統。他曾經反對，但在跟同性戀軍人接觸後轉軟。

他還有一個將對手化為同僚的本領，拜登和首任國務卿希拉里都是他初選的對手，第二任國務卿克里也曾任在零四年參選總統，這種化敵為友的風範倒值得借鏡！



■奧巴馬告別演講時，感觸落淚。

「兇」的架勢

方寸不亂

方芳

特朗普在首場記者會就和傳媒開片，斥責CNN及網媒Buzzfeed做假新聞，指控他在大選時借助俄羅斯的力量，使用黑客入侵競選對手的電郵，爆料去攻擊對手。

正因為指控嚴厲，特朗普拒絕讓CNN記者提問，還在台上大罵這機構「垃圾」新聞，CNN記者台下就是要問，雙方僵持了好一陣子，場面極之火爆。特朗普粗暴的態度相當驚嚇，令人瞠目結舌，完全打破了傳統美國總統的形象；菲律賓總統不拘一格，韓鮮領袖我行我素，你可以說他們是小國領袖，但特朗普是大國領袖，連大國總統也瘋狂，真是「世界零距離」。

當然，傳媒報道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，製造不穩定因素，總統面對傳媒陸續有來的嚴厲指控，要「兇」才能鎮得住場面，如果斯斯文文任由質詢，恐怕也撐不了多久。香港某些政客就是採用「兇術」來對待政府官員，一開波就「兇」你，粗言穢語，掃掃擲物，以「兇」製造「理直氣壯」氣勢，就是不跟你講道理；官員在這氣場下，真是有理說不清。看來特朗普也有香港政客的特質。美國在特朗普當選的問題上，面對前所未有的國家撕裂，本土問題多的是，但特朗普還是對外採用「兇術」來「兇」其他國家，以「兇」壯膽，製造話題，轉移國民視線。

能否「兇」得起，還是要看實力的，你口上嚷嚷，朋友都冇得做，但實際上卻需要朋友，轉頭又來道歉，還「兇」來幹甚麼？「兇」是一個架勢，看特朗普上場所掀起的外交風雲，不必太認真。

百家廊

韓小榮

時間如流水，轉眼又要過新年了。今年是雞年，朋友圈裡，與雞有關的話題自然多了起來。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，說來說去，無非是雞的美味。

清代著名詩人袁枚的《雞》詩：「養雞縱雞食，雞肥乃烹之。主人計固佳，不可使雞知。」雞們養肥之日卻是將死之時，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。縱然雞不知道牠的主人的養牠的目的是為了「烹之」，當牠們被屠宰的時候，也會恍然大悟。就算知道了主人的詭計又能怎樣呢？牠們也無力反抗啊！詩人因此對雞不幸的命運深表同情，同情不能改變雞的命運。雞的味道實在太鮮美，由不得人們不去吃牠。

人們不但要吃雞，而且花樣翻新，研究出多種烹調方法來。早在民國時期老上海的菜館裡，就有「一雞五吃」的烹飪技術。一雞五吃，我無緣得見，更遑論大飽口福。平時，我很少下館子，碰上單位聚餐，沒辦法我才去湊熱鬧。那次，在濟南一家川菜館裡，有個服務員能說會道，她不但給我們推薦了一道宮保雞丁，還把宮保雞丁的來龍去脈講得繪聲繪色。

話說清朝末年，鴉片氾濫。一位叫丁寶楨的官員被派到四川萬縣任總督，專門負責本地區禁煙。在禁煙的過程中，丁寶楨接到不少檢舉兒子丁君實的舉報信。丁寶楨反覆查證，發現兒子不但吸鴉片，還參與販賣鴉片。丁寶楨為了起到威懾的效果，決定大義滅親，將兒子判了斬刑。兒子死後，家僕丁安守靈的時候，也控制不住，在一旁吸起了鴉片。丁寶楨大為光火，想再斬家僕。夫人過來勸解道：「光嚴嚴刑酷法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，還是想想別的辦法吧！」丁寶楨覺得夫人的話頗有道理，就在房間裡踱來踱去，徹夜不休想禁煙妙招。

家裡的廚子擔心總督大人身體會吃不消，就想做一道好菜給總督吃。當時，廚房裡沒有好的食材，只有一小塊雞脯肉擺在那裡。廚子是個聰明人，他找了一些配料，和雞脯肉巧妙搭配在一起爆炒。端上去之後，丁寶楨一看食慾大增，吃了幾口就心生喜悅，忙問廚子是什麼菜名？廚子說就叫「宮保雞丁」吧！原來丁寶楨曾經有個封號叫「太子少保」，人稱「丁宮保」。吃完宮保雞丁後，丁寶楨心情極佳，很快想出了如何快速

琴台絮絮

伍采采

人到了一定年紀，大抵都開始喜歡懷舊和做梦。昨夜夢到自己成了會飛的蜘蛛俠，在廣闊的世界裡自由自在的翱翔。而後，嘴裡居然能吐出絲來，織成了一張美麗的大網，一格一格的，裡面有很多人，親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學，每個人都抱着一台電腦，端坐在網絡之中，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癡迷的微笑，手指在鍵盤上飛舞，彷彿在演奏一曲宏大的交響樂。

睜開眼，聽到樓下學鋼琴的孩子正在彈奏貝多芬的《命運》，並非所有人的一天都始於音樂。現代人的一天生活，往往始於「開機」：開手機、開電腦。眼睛一睜，登錄微信，打開郵箱，瀏覽新聞……發現這種生活變成一種不變的模式時，我搬到山裡住，離市區的喧囂不遠不近。以為自此可以回到從前，可是一根細細的網線，讓山裡與城內別無二致；我依然被綁架，不曾稍鬆。

「被網絡」的生活，原來連命運也可以更改。網絡是飄忽不定的，唯一不變的是永遠在變。幾年以前博客時代還沒有瓜熟蒂落，突然又出現了微博。記得微博風剛剛颳起來的時候，一個久不見面的朋友，見了我不到三分鐘，就問了我五次「你上微博了嗎？」感覺那時候，你不上微博，你就欠生活點什麼。有了微博，玩「愛瘋」的人更多了，玩「愛

雞年說雞

有效禁煙，並在四川一帶留下了突出的政績。這道叫「宮保雞丁」的菜也就理所當然成了四川名菜。

我們聽了服務員的解說，都認為必須嘗嘗該店的宮保雞丁。菜上了桌，紅辣椒丁、青椒丁、花生米、雞脯丁等一目了然，紅的紅、綠的綠、白的白，交錯錯雜，果然喜人。那是我初次吃宮保雞丁，隨着大家吃得很嗨！吃完之後，經久不忘。

今年中秋節，老家來了親戚。這個親戚實在，從老家逮了兩隻活公雞來。一時捨不得宰殺，放在地下室裡，每天天不亮兩隻雞就「喔喔喔」叫起來。三更燈火五更雞鳴！責任所在，不能不叫。但是這叫聲招來鄰居麻煩，找到我家門上來表示抗議。看來，雄雞一唱天下白，不適合於城市。睦鄰尤為重要，只好捨棄雞的性命。開口讓老公宰殺，老公說太血腥，寧可不吃也不殺生。末了還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話：「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」

理由挺充分，不殺就不殺吧！我只好請鄰居方大伯宰殺，作為報酬，其中一隻公雞給了人家享用。在村裡，這叫「見一面，分一半」，何況人家動手了呢！方大伯活幹得地道，宰殺好的雞，雞毛都不見一根。

這可是土生土養的活雞現宰，吃一次不容易。請了閨蜜來吃，順便支招，看看怎麼吃？閨蜜也是個吃货，對於吃雞頗有心得。她建議切下雞翅膀，做一小盤「貴妃雞」。我問，一共兩翅膀，能湊一盤菜嗎？閨蜜說，翅膀不夠，蔬菜來湊。哦，這跟丁寶楨吃的「宮保雞丁」差不多啊！

翅膀由閨蜜做主，主體雞按我老家的做法，我乾脆來個「油炸虎頭雞」。虎頭雞，傳說與我老家附近的一個鄉鎮有關。據傳，明朝嘉靖年間，有位將軍帶兵遠征，來至樂安一帶（今山東廣饒碼頭鎮）落腳。熱情的當地老百姓準備殺雞待客，聽說大將軍吃不慣清燉雞，當地村民使用麵糊將雞塊包裹，油炸後再用水燉來給將軍吃。誰知，將軍試吃幾塊後，便拍手稱絕，說這種做法，肉骨容易分離，味道異常鮮美。當地人便求將軍賜個菜名。將軍覺得面前的雞塊，色澤金黃，虎頭虎腦。他靈機一動，便說此雞就叫「虎頭雞」吧！將軍覺得好吃，百姓們覺得

虛擬世界與非虛擬世態

怕」的人也多了，賣「愛瘋」和「愛怕」的關聯產品迅速讓一些人先富起來。丟失的小孩兒有「萬能的微博」轉發，比以前更容易找回來了。貪官污吏們的糗事，在微博上能更迅速地被爆出來了，新聞事件更是能飛速地通過微博報道出來；甚至，微博上還颳起了一陣簡歷風，網友們用一百四十個字製作出各種版本的簡歷，在全意求職的同時，還增添了「搞怪創作」的談諧趣味……

李開復說對了：「微博，改變一切。」那時根本沒曾想微博也能改變我，我不知不覺地成了「微博控」。每天打開電腦就登錄微博，不管是啥文字，先去圍觀了再說；然後，把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點點滴滴都放在微博上狂騷一通，甚至臨睡前還要對它來句「晚安」。

微博就這樣輕易地捕獲了網民的心，讓大家都瘋狂地成了它忠實的粉絲，心甘情願地為它把自己的生活切割成碎片，毫無顧忌地暴露在無數陌生或者不陌生的人面前，後來我在朋友的建議下參加了新浪微博的微小說大賽。從來沒寫過微小說，寫起來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挑戰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去仔細推敲錘煉自己的文字，不亞於精心雕琢一件寶石。

寫完了，自己感覺很是得意，馬上利用網絡之便通知了一群好友，請他們去圍觀支持。那是一段很怪異的日子，平日在生活中非常友好

旗袍捐贈小議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日前我把鄉議局的制服旗袍，捐贈給香港歷史博物館。這件事情引起一些朋友的好奇，異口同聲地想知道，捐贈旗袍背後的故事。

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由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主辦，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（台灣）協辦「香港周」。「香港周」已經是在台北第二屆舉辦了，當屆的主題是「百年時尚～香港長衫故事」。

所謂長衫，也就是旗袍，展出的都是香港百多年來的香港名媛、明星；諸如、林黛、鄧麗君、鄭文雅、朱玲玲、白雪仙、沈殿霞、利孝和夫人、林鄭月娥等等，筆者的旗袍有幸也是受邀之一。在台北展出了一個月，運回香港後，由於場地的關係，只能展出三十五件，筆者的旗袍都在展出的行列之一。總共兩個月的展期結束了，我收到歷史博物館的電話，詢問我要不要捐給他們？當時是不捨得的，所以我推了。

因為這是一件極具有歷史意義的旗袍，事緣在二零一一年新的鄉議局大樓建成，鄉議局由九龍塘搬到了沙田。為了慶祝這個新紀元的到來，時裝設計師劉玉蓮為我們設計了男裝女裝的制服，男裝是淨色的中山裝為主，女裝則以旗袍為體，布面的花式是劉文文以鄉議局標誌Logo的設計。含蓄而不宣揚，暗藏着鄉議局三個英文字縮寫HYK。

有人問我，為什麼鄉議局的制服要選用旗袍呢？我說，因為旗袍代表近代中國，是服裝界的經典。穿出了中國女性的婉約與嫵媚。鄉議局是新界的議會，處理新界的事務為主，而新界從來就屬於中國的，只是租借給英國九十九年而已。換句話說，香港的新界，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。新界的文化是中國傳統的文化，那麼鄉議局的女議員制服，當然是旗袍。新界的文化是中國傳統的文化，那麼鄉議局的女議員制服，旗袍就當然順理成章了。

其實，香港歷史博物館本來要展出的是一件先母六十年前的旗袍。這件旗袍從上海到香港，再從香港到台灣。由於先母生長的那個時代，除了穿旗袍，還是穿旗袍，不太穿洋裝，所以衣櫃裡都是旗袍。先母去世後，我便承繼了她所有的旗袍。但是以社會的代表性來論，鄉議局的制服旗袍更見意義。

畢竟，服飾是人在社會中的一種角色表達，也是一種文化內涵的公共闡釋。

倍兒有面子，漸漸都喜歡上了這種吃法。閨蜜聽我說起掌故，她也不甘示弱，說起了「貴妃雞」的掌故。

貴妃雞，顧名思義，這菜與貴妃有關聯，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楊貴妃呢。當年，楊貴妃經常和唐明皇對酒當歌，醉生夢死。飲完酒之後，盡出洋相。有一次，楊貴妃喝迷糊了，一邊翩翩起舞，一邊說着醉話：「臣妾要飛上天！」唐明皇以為貴妃要吃「飛上天」這樣的美味，立刻下令讓御膳房做「飛上天」這道菜。這可把廚子難住了，有個廚子認為「飛上天」就是天上飛的老鷹。大家趕緊去射獵了老鷹來，無奈，老鷹的肉酸不拉雞的，很不好吃。有個廚師靈機一動，找了幾個雞翅膀，剝成幾段。和香菇、青椒、筍片合在一起燜燒，總算做出一道「飛上天」。唐明皇夾了一塊雞翅給楊貴妃吃，楊貴妃喜滋滋吃着，又問這是啥菜這麼香啊？臣妾從未吃過啊！唐明皇說，這就是你說的「飛上天」啊，以後賜名「貴妃雞」吧！

做這道菜的廚子是蘇州人。他告老還鄉之後，把「貴妃雞」的燒製方法帶回家鄉，「貴妃雞」成了蘇州名菜。

家裡沒有香菇和筍片，我想去買。閨蜜說不用，做菜可以舉一反三，土豆、胡蘿蔔、西紅柿、圓蔥都可以做配料，而且味道也不錯。這道「貴妃雞」我就交給閨蜜主廚了。我專心炸我的「虎頭雞」，炸好的虎頭雞，足足有一盆，堆成一座小金山，煞是誘人。虎頭雞炸好了，不能直接吃，還要回鍋燉。山藥切成塊，燉在一起，有葷有素，營養豐富。這是老家傳統吃法。

貴妃雞端上桌，物以稀為貴，閨蜜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搶着吃，翅膀就那麼幾塊，我和閨蜜根本沒嘗到「貴妃雞」啥滋味。兩孩子連搭配的菜蔬都不放過，一邊吃、一邊嬉鬧着說：「飛上天，真好吃！」虎頭雞呢，我自己吃得津津有味，卻不受大家歡迎。我明白了，虎頭雞是我兒時的美味，我已經習慣了那樣吃。這種烹飪法來自民間，只在局部地區流傳，很難造成大的影響。而「貴妃雞」來自宮廷，牠的出身高貴，人們對這道菜也刮目相看。

「貴妃雞」的外觀和「宮保雞丁」有得一拚，難怪牠們都是大飯店裡的招牌菜，吃雞也要吃個色香味俱全哪！